

雷電戰機 —日本台灣少年工的故事

(版權所有—作者：陳城富，經授權 邱春美副教授教學、研究使用等)

一九九二年二月三、四兩日下午，劉和喜（日本名：高松和喜）帶著日籍太太吉田雅子與長女幸子，到大和市柳橋小學聽講。這是該校校長保坂治男退休前的最後一次授課，講題是鄉土教材—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戰時對日本的貢獻。頭日的聽眾為該校六年級學生、全體教師及家長；次日為校外的教師、學生及一般民眾。因事前日本大報紙朝日、讀賣新聞及其他大眾傳播都作預告，故聽眾頗為擁擠，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

保坂校長在教育界服務滿卅八年，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年滿六十屆齡退休。他是資深優異，服務熱忱，懷有崇高教育理念的教育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時，正好就讀中學二年級，他位於東京新宿的家在戰時美空軍轟炸時，全部被炸燬。因親歷過無情戰爭的災害，故憎恨戰爭，詛咒好戰者。他在當教師或任校長時，均極力鼓吹和平主義，反對軍國主義教育。在學校的入學或畢業典禮上均不唱國歌，不升國旗。在各科教學中，儘量使學生正確的認識戰爭的災害與悲劇，務使其同胞革除戰爭意識，永不發動侵略戰爭。

在柳橋小學校長任內，有一天一位六年級學生求見校長，提出一個問題：他在學校附近發現刻有「台灣」兩字墓碑，此究與何事有關？校長當時無法回答，甚覺慚愧—身為校長，卻對當地史實一無所知；乃允諾詳查後覆知。次日，他遍訪地方年老，得知該市善德寺的「台灣少年慰靈碑」是由原高座海軍工廠（位於大和與座間兩市之間）的技手（工程職稱）早川金次（平塚市人），獨資興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早川技手為當時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的直接長官。於是，保坂校長以大和市教育研究會會長名義（保坂校長兼任該會會長），邀請早川金次親臨研究會專題演講。他詳述有關日本軍方徵台灣少年，在該市海軍工廠製造飛機及善德寺「台灣少年慰靈碑」的建造經過，以為該市保存戰時史實。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帝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失敗後，已失去太平洋的制空和制海權。翌年（一九四三），美軍開始反攻，二月瓜達康納爾島失陷，四月十八日山本連合艦隊司令官戰歿，美軍步步逼近日本本土。美空軍的超級空中堡壘 B29 (super fort alice) 已經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傳統的飛機在飛行高度與裝備上，均無能對抗，故緊急設計最新銳的攔截戰鬥機「雷電」（堀越二郎技師設計），並建造「高座海軍工廠（代號空 C 廠）」，加緊生產，期求挽回戰局，保衛本土。該工廠鄰接厚木機場，「雷電機」主供厚木機場使用，以保衛首都東京與皇宮。惟在當時有了工廠卻缺乏技術員工，因日本本土青年大多數已被徵往前線作戰，又不願徵用日本內地少年，於是在台灣殖民地徵募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共八千三百餘人，自一九四三年三月至翌年三月，分十二批送往該廠養成所，接受速成技術教育。結業後少部分派遣至全國各地飛機製造廠支援其生產，大部份

留在本場從事「雷電機」的生產工作，這是日本的殖民政策之一。

「雷電機」性能的確優越，是美軍 B29 的剋星。B29 的上昇限度是九七〇〇，而「雷電機」只需九分四十五秒即可上昇到八〇〇〇B29 的最高時速為五七六公里，而「雷電機」為六五〇里，且裝有四門強砲，故很快就可攔截擊落 B29，減少空襲的災難與損失。「雷電機」共生產了四百八十機，產生極大的防衛力量。所以當時的台灣少年工的確對日本作了極大的貢獻。

台灣少年工以十三歲幼年離家背井，東渡扶桑，舉目無親，精神極度苦悶。隨著戰局日益惡化，經濟日趨困窮，物質生活又十分貧乏，三餐飯都要半參豆粕（在台灣是豬牛的飼料），衣鞋類實施「點券配給制」，無點券者買不到衣料。三餐難飽，嚴冬難暖。營養失調，病患頻增。日常生活又是嚴格的軍事管理，偶爾犯錯則受嚴厲軍事制裁。當時工場尚無自動化系統，一切靠勞力，故工作繁重，工時長，休息少。這對台灣年輕少年工，實難忍受，他們身居客地，時常暗流眼淚，其情堪憐。

戰爭末期，美空軍對日本本土的空中攻擊加劇。高座海軍工廠的各工場雖大部分遷入地下室作業，但美空軍日以繼夜的疲勞轟炸，在高座本廠及在其他地區軍需工場的台灣少年工死傷亦多。戰後（一九六四）這位曾指導與照顧過台灣少年工的早川金次，在上草柳的善德寺境內興建「太平洋戰爭戰歿台灣少年慰靈碑」，以慰因戰爭或病死在日本的台灣少年工之靈；並藉機譴責戰爭的愚蠢、悲慘和恐怖；更向世界呼籲人類的永久和平。一九六九年十月，早川金次又訪問台灣，透過台灣各縣市組織的「留日高座同學會」的安排，個別往拜在日死亡少年工之墓。隨後出版了一本書《流星—高座海軍工廠與台灣少年工的回憶》，讓所有日本人知悉並感謝戰時台灣少年工對日本的勞苦。

日本投降前夕（八月十四日晚）日本激進派的少壯軍官火田中少佐與椎崎中佐，知悉投降已成定局，投降詔書以錄妥，他們認為時不容待，發動政變，擬佔領宮城，欲阻止投降詔書之廣播。當時，厚木三〇二海軍航空隊的司令小園上校，高唱續戰。他於是日晚，召集基地官兵訓話：「日本投降，厚木航空隊絕不投降，高座航空場已遷地下室，糧食尚足二年，可繼續生產雷電機，作持久戰，雖孤立無援，或被指為叛逆，亦不投降。」八月十五日上午台灣少年工受命各在工場前整隊，大家不知何事，結果是聆聽日皇的投降詔書廣播。少數的日籍工員聆之哭泣流下哀傷之淚，台灣少年工則心中歡悅，但在厚木航空隊高唱續戰之下，不敢強作反應。後來叛變的厚木航空隊司令被捕，結束續戰之短劇，不然必有一場內戰，台灣少年工恐遭受池魚之殃。

由於厚木基地司令反對投降，主張續戰，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便指定厚木基地為登陸地點，日本軍方因而迅速逮捕反叛司令，解除基地武裝。動用數千台灣少年工整理機場場地，以便大型運輸機的降落。最後，把基地及高座工廠所有飛機卸下螺旋槳，整齊排列在基地外側，以迎接麥帥。八月廿八日（一九四五），改變日本歷史的日子終於來臨，由天吉上校率領的先遣隊一四六人到達。三十日麥帥及第八軍司令愛克帕格將軍到達，接著廿二個師團三十餘萬美軍進駐

日本各地。此時幾成灰燼的日本，未聞一發槍聲，未再流一滴鮮血，讓美軍完成軍事佔領工作，使沒落的太陽帝國蛻變成新的國家。

美軍佔領後，日本原有的一切軍事機構解散，軍中人員解甲歸鄉，但高座工廠的台灣少年工，卻無人管理，有家難歸。為此，台灣少年工乃選出幹部，組織自治團體，與盟軍總部、外務省、厚生省及神奈川縣政府，交涉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此時已無薪俸，且一日只供兩餐）及遣返台灣的船期。至翌年春，台灣少年工由美軍護送之下，分批返台。幼時美夢已碎，懷著無限扶桑淚痕，回到別離已三年的台灣老家。

返台後，有的繼續升學或就業或憑過去所學技術從事各種行業。他們為聯絡感情，珍惜往日同甘共苦的時光，分別在各縣市組織「高座同學聯誼會」，定期聯誼，組團或個別赴日重遊故地，並在善德寺「台灣少年慰靈碑」，祭祀不幸亡故同學，獻上鮮花及台灣香。後來，該寺住持柳澤樹丸為招待台灣訪客，特建可宿五十人的客殿，並由台中市銘山木業公司社長林汝銘原價供應樟木、樺木為建材。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落成時，旅日及來自台灣的同胞七百餘人參加典禮，柳澤住持致詞說：「希望此座客殿，能提供來祭的昔日台灣少年工完滿的服務。以感激戰時對日本所作偉大貢獻，且補償多年來心中的虧欠，並慰亡者在天之靈。」在人類歷史上首開的戰時最年幼童工的徵用，的確廣泛引用人類人道主義的關懷。

保坂校長瞭解此史實後，心中感觸良深。認為這不僅是大和市的歷史在日本近代史上亦應佔有一頁。把隱埋的歷史正確的傳給大眾是教育家的責任於是決定以此為題作為退休的專題演講內容。為了更充實資料，他利用假期親訪台灣面談許多戰時高座工廠的少年工，他們對近五十年前的工作與生活經驗記憶猶新亦談許多回台後近半世紀的生活情況一切談話及新舊相片均有系統的整理，且重要者拍成影片。又詳閱了有關的二本著作：《流星－高座海軍工廠與台灣少年工的回憶》（早川金次著）、《遙遠的綠島－台灣少年工物語》（愛知縣立大學教授勝尾金坂彌著）。保坂校長把一切資料整理成書曰：《人－台灣少年工紀實》，兼論社會正義與少年人權。

保坂校長在以「舊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為題的退休演講中敘述高座海軍工廠成立經過與台灣少年工所受的職業訓練、工員寮的生活情況與嚴格的軍事化管理。他並解釋「雷電機」的性能與保衛日本本土的任務，「雷電機」生產者——台灣少年工的貢獻及「台灣少年慰靈碑」建立經過戰後暨回台後生活有關台灣少年工的著作與紀錄，現代日本少年與當時台灣少年工的比較等。他在演講期間，配合內容隨機提示他所蒐集的當時工場所用的各種工具或有關物品如鉋、銼、鋸、錘、螺釘、螺帽、工作服及相片。他特別強調：當時十三、四的台灣少年，憑雙手能製造日本最新型精銳的飛機，證明他們的能力卓越。當時如無台灣少年來日本製造性能優越的「雷電機」，以抵抗美空軍的超空堡壘 B29，日本本土所受空襲災害還會更大，甚至皇宮可能全被炸燬。但他們當時或戰後均未得到應有報酬或補償。日本人今天回顧歷史，除感激之外，應覺愧疚。現代日本少年

在富裕的物質生活之下，漸趨墮落腐化，故應省悟，學習當時在日的台灣少年工，勤勞奮發，克苦耐勞，服務社會的精神云云。

校長演講，語重心長，聽眾均受感動，唯在座部分六年級學生，不相信與其同年的台灣少年工有參與先進戰機製造的能力，起而質疑其真實性。聽眾中在一位改名為高松和喜的台灣人劉和喜，上台自我介紹為當時台灣少年工之一員，戰後留日唸書，定居日本。高松作歷史見證人，證明校長所言，一切事實。他稱讚校長的成就與正義感並背誦當時少年工所作描寫日常生活的兩首詩，以作補充。

第一首：〈遠離家鄉〉（李添石作）

遠離故鄉幾千里，乘風破浪至扶桑，欲往劇聞名芳處，大和海軍空 C 廠。
土塵瀰漫廣麥田，道經小徑密林中，遙遠可望煙囪處，擬是工廠卻廚房。
夏雨淋打苦無傘，所向乃是實習場，力舉重錘切鋼板，打中手指成腫傷。
手腫痛苦向誰言，家在千里海彼方，家親祈神子健壯，母影常浮在眼中。
朝餐味噌汁多水，中餐魚肉皆尾巴，夜餐通常是冷飯，營養不足身瘦病。
夏有群蚊叮手腳，又有跳蚤擾全身，冬出虱蟲吸鮮血，深夜難眠更思鄉。
腦際常浮遠故里，不知何時能歸鄉，艱苦過日難言語，美麗綠島夢戀情。

這首詩又譜成曲，成為當時工廠台灣少年工每日歌唱的歌曲劉和喜背誦此詩後又高歌此曲，頗得多數聽眾同情之淚。

第二首為王溪清的日本和歌，名〈上工廠〉

霜傷双足行無力，喘氣爬坡上工廠。
寒晨上班呼氣凍，腳踏霜柱步步冷。
無鞋履破艱步道，寒冬足凍通勤難。
風冷無衣身顫抖，軍歌高唱抗嚴寒。
遙望關山家何在，夢迴慈娘故懷抱。

這兩首歌道盡了當時台灣少年工生活的艱苦，同時亦證明他不僅有優秀的製造飛機的技能，亦有許多文才。有位老婦聽眾含淚發言問：「為何當時日本政府要把那麼小年紀的孩子徵至日本受苦，難道如此，就可贏得戰爭嗎？」這種「幼吾幼」的人道觀，獲得全場的同感。保坂校長結束演講後，接著與一橋大學教授中內敏夫等四位學者，舉行有關史實的學術研討，肯定戰時台灣少年工對日本的貢獻，即在日本近史上的重要性。

劉和喜是帶著全家去聽演講，會後去吃一餐豐富的中華料理，回到其藤澤的家，已華燈初上時刻。其愛女幸子是東大東洋史博士研究生，對此史實很感興趣，於是追問著：「當時爸為什麼會負笈東渡日本，又如何認識媽媽而結婚？」

女兒的這一問，勾出了他一大段未曾告訴其日本妻女的往事。

劉和喜係台灣南部福佬族。其村莊依山面海，山明水秀。一九四三年春，日本高作海軍工廠設立委員會負責人安田忠吉大佐（上校），透過台灣總督長谷川海軍大將，在台灣招募該工廠技術養成所學生。斯年劉和喜為小學應屆畢業生，日籍校長極力獎勵應屆畢業生報考，因養成所條件優越：半工半讀，一切公費，且每月可領薪俸，修業畢業可獲高工畢業資格證書，可就業亦可繼續深造。和喜

想：在台灣中等學校極少，自己就讀的鄉下小學程度低，難與城市學生作升學競爭，負笈扶桑，可遊覽日本內地各地，增廣知識，發展或許更佳。

和喜未經家長同意即報了名，回家晚飯後始將此是稟告雙親。母親劉純貞一聞便臉露怒色並淌下淚珠，大聲說不行不行，「我一聽到日本人就憎惡，絕不可去日本內地，去那邊一定受苦，日本人無人性。」和喜安慰母親說：「我學成一定回鄉，孝順父母，請放心。」

和喜的父親劉伯良亦勸說：「赴日本內地讀書有許多好處；男子應志在四方，遊學異地，創造前途。現在家庭中康，不需依靠和喜賺錢，且尚有弟妹在家並不寂寞。」是夜，純貞整夜難眠，他自知傷心者非長子之離家赴日，乃此事使她憶起少女時代家中的一場惡夢。

劉純貞是獨生女，美貌聰穎，父親是村長、大地主，兼營雜貨商，家庭富有。因家業繁忙，乃僱了臨莊青年劉伯良為長工。劉伯良出身清寒，唯勤勞踏實，身體魁偉，任勞任怨。在村長家十餘年，甚受信賴，伯良與純貞長期相處，如同青梅竹馬。他對純貞的溫誠善良久啓愛心，除偶爾有一些親切言詞外，因家世懸殊，未敢啓口表態「好逑」之意。

正當此時，村莊派出所新到任一位日籍警察青山石雄，身配日本刀大人。當時戰局已十分吃緊，日本政府為搜括民糧，禁止百姓吃白米飯，全民包括產米的農家均必須摻吃雜糧蕃薯，餘糧悉繳政府，儲作長久作戰之用。青山警察在村莊作威作福，唯對村長家則故作友善。因他看中劉純貞的姿色，每日趁機接近，詢常問短，勾情逗笑，視若親暱。

時逾半載，有一夜晚飯後，青山又來訪，邀純貞出外散步，說有急事相告。純貞一時未深思用意，竟允赴會。兩人散步至海邊，欣賞晚夕漲潮，驚濤拍岸，湧浪吼聲。隨後，又退至岸後草原，並做相談。斯時，明月懸空，晚風清爽，確是美好晚景。純貞問青山何謂急事？青山取示家裡拍來的電報：「急事速回」；並表示：「我也不知何事？但已決定明日離台返家（日本東北地方秋田縣）。」這時，青山突然擁吻純貞，並強壓草地上。平日嚴肅保守的純貞，無法接受他一時衝動，盡力抗拒，唯力薄難守防線終被玷辱。純貞傷心哭泣；一時大意，未想及「惡狼訪雞，未懷好意」，青山事後安慰她：「我愛你，相信我，我一定速回完婚，共住扶桑。」純貞怒氣未消，不聽其言，獨自跑回家，深鎖閨房，「一失足成千古恨」，愈思愈恨。此後，日無神，夜難眠，真是痛苦。

這在當時，萬事可補，貞字難縫。純貞痛苦之餘，只期青山速回台灣，但一週又一週，毫無訊息。事經月餘，她覺得「月事」有異，平常亦有不順之期，唯此次經過一場「夢魘」驚醒，特懷疑慮，心中焦急。逕至派出所查詢，得悉青山被徵召入伍，在北海道某軍事單位受訓，詳址詳情則不知。

純貞不得已把此事告知母親，其母認為家醜不可外揚，此事必須速決，乃想出錦囊妙計。次日，其母把長工劉伯良請來試探婚意。「伯良，你年近『而立』未婚，是否等待如意美娘？」純貞母探問。「我沒有。如有只有愛慕純貞，我在此工作十幾年，日間或在商店，或在農田，形影不離；夜間亦常做夢相會。我真

的喜歡她。」純貞母接著說：「如你真的喜歡她，而敢誓永不變心，可請你們村長夫人來作媒。我們夫婦感謝你長期協助，我來試勸純貞，她平常很欽佩你，我相信她會答應。」

兩日後，伯良村長夫人來做媒，很快就談定了，這件婚事是該村第一件，不僅是無血親關係之同姓結婚，亦是主僕結婚及打破貧富的結婚，因而傳為美談。婚後，老村長夫婦退休，家業全由新婚夫婦掌管，他們恩愛、和氣、合作、勤儉，事業益隆。

不久，喜神降臨，終獲麟兒。伯良十分高興，取名和喜，取意「天下不可四時無和氣，人間不可一日無喜神」。

和喜小學畢業後，不顧母親反對，考取了高座航空技術養成所，到了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市。他始終不解，為何其母如此堅決反對他到日本內地，又那麼恨日本人，提到日本人就會傷心落淚。

和喜在養成所接受嚴格的技術訓練後，成績優異被派到名古屋三菱株式會社專研發動機的技術，次年（一九四四）回到高座本廠擔任發動機部門的工作，並兼任副領班，負責單位一切零件、儀表、工具等領銷責任。

和喜的母親自知無法阻止其長子負笈東渡，乃提出兩個條件。第一，不改掉漢姓。當時赴日的台灣少年工，由於上級的規定非改日姓不可。劉和喜左思右想，想用較有意義的漢字。他想，來自台灣的高雄州（現在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在日據時代均屬高雄州）到日本高座郡，就採用了兩地的頭一字，改姓「高松」。「松」則表示：來自熱帶台灣至寒帶日本，要適應寒帶地區生活必須有松柏精神——耐寒吃苦、歲寒不凋。名字是由其父所取，甚具意義，故不予更改。

第二條件為不結交日籍女友，否則斷絕關係，不准回家。和喜始終想不通，為何其母如此憎恨日人。唯世間事，天命所定，常常無巧不成書。和喜在高座航空廠偏偏就結交了日籍淑女，有情人終成眷屬。有一天下午，他到材料庫去領取零件與儀表，回後始發現多領一份貴重的電子儀表；因時近下班，決定次日送回原單位。材料庫負責點交者是女性「動員學徒」（戰時徵召至軍需工廠服務的學生），到職未久，工作不很熟悉。是日下班前。其主管點查物賬時，發現少一件電子儀表，戰時戰略物質缺乏，故茲事體大，就要求負責人找回，否則將受嚴重處分。該女學徒到處查不出下落，非常懊惱，是夜躺在床上，回憶整日點交物品情況，想不出何時出了差錯。

次日晨，這名女學徒上班時有一工員站在她辦公桌旁，她以為是來領料的，乃告以「今天十點始辦公，請先回去，屆時才來。」她準備仔細核對領冊找出缺貨。沒想到那位工員回說：「我非要領物，是要退貨，昨日點錯件數，多領了一份。」女學徒頓時喜上眉頭，接過儀表，頻頻行禮道謝。兩人相對，看到此男人工作服上的名牌—高松和喜，再度凝視其臉，不禁啓口問道：「你是否沖繩地區的人？你的面色臉型很像南方人。」高松回說：「不是，我是來自台灣的少年工。」然後，此女學徒自我介紹：「我是藤澤女中學生，輪調來此作短期服務，名叫吉田雅子，你的誠實令我終身難忘。」如此簡單對話後，和喜即辭回工場。

雅子回家後將詳情告知爲此擔憂的雙親，他們聞之高興。「雅子平日仁慈樂施，善有善報，必得天助人助。」其母在自言自語。雅子想送一些禮物報答和喜，左思右想就決定送一套戰前買給父親而未穿用的冬衣，她想：「台灣少年工由熱帶至寒帶，一定怕冷，而且戰時在日本內地物質奇缺，定無法買到如此上等冬衣。」次日上午時查得和喜的服務單位，利用午休時往訪，兩人在工場背後山坡林地併坐聊天。雅子送交一包禮物，和喜打開一看是上等冬衣，是他長期渴求欲得之物。台灣少年工在工廠，一年只能領得購物點券五十點，欲購上等冬衣除須足夠金錢外，尚須一百多點點券；如放棄其他一切生活品的購買，以儲足一百多點，仍需待幾年。嚴冬難熬，何等艱苦！和喜誠懇的致謝並謂：「你爲何知我目前最需此物？」雅子笑著：「自從我們初見面時，我就能忖度你所有思慮。」這在男人世界的工廠，第一次和女友約會聊天，除微笑凝望其秀顏外實無言以對。

當雅子初訪和喜時，看到台灣少年工的午餐，令她震驚：如此惡劣伙食，豈能有足夠體力工作，怎可維持健康。因此，她請和喜自明日起停購工廠飯券：「每日中午我會從家裡帶兩份便當，兩人就在此大樹下共餐。」和喜婉謝，雅子笑說：「如你不來，我亦不吃。」和喜不信其言，當日飯後三十分鐘始赴會，果見她獨坐苦等。和喜見狀，連聲道歉。此後每日共享樹下羅曼蒂克的午餐，聆聽樹鳥和鳴，凝望雲彩交逢，以替代他倆心聲。

此後，到了假日，雅子會邀和喜駕舍遊談，和喜恐交往過密，而觸家母忌諱，故予婉拒。數週後的星期六，雅子如常邀請，且謂「明日是我生日，我家每人生日，均辦家庭式慶生會，務請此次賞光。」是日晨，雅子恐和喜不來，特邀其母同到工員寮迎接，和喜情難婉卻只好同往。

雅子家經營西藥局，其母文子爲藥劑師，其父吉田隆盛爲銀行支店長。店舖後面即爲住家及庭園，庭園設計有點像日本最負盛名的金澤市「兼六園」，水泉、蒼松、奇岩、異花，明宏幽邃，各景皆備，一賭便可知吉田家高貴富有。雅子只有一兄，戰前海軍兵學校（軍官學校）畢業，加入海軍航空隊，曾參加過珍珠港突襲及中途島戰役，去年調駐南洋基地，在所羅門海戰中戰歿。吉田夫婦在表面上會歌頌戰歿英雄一番，但言談中可輕易察覺喪子的哀痛，故每逢年輕男客來訪，均極受歡迎。

和喜在路街花店買了一束鮮花，祝賀雅子生日快樂，中午受到豐富午餐的招待。席間，雅子父親詳問和喜家世、台灣近況及現在工作情況。他很驚訝和喜具有豐富的工程知識和高貴的氣質。對台灣少年工幼年離家，遠渡扶桑，無親無戚，生活困苦，精神孤寂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勉勵和喜要「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志如松柏，高傲耐寒」。並建議戰後留在日本繼續深造，完成高等教育。這給和喜很大刺激，決志繼往上爬，創造前程。

雅子在高座航空廠的二個月的輪調服務已滿，回到學校繼續上課。此後定期書信來往。數月後，同寢室的同鄉同學鍾吉雄罹患肺炎，當時廠工工作繁重，營養不良，罹病者眾，且得不到完善的醫療照顧。和喜擔憂唯一同鄉同學至友之病，再度訪雅子家，請教其藥劑師的母親，從其家藥局帶回特效藥，次日雅子來探病，

帶來許多營養食品。不久，終於痊癒了。

戰爭進入第五年的暑假（一九四五），又輪到雅子工廠服務。她特別交涉重回高座航空廠，這次被派到文書部門，更近和喜的引擎工場，兩人慶幸又有機會相處。此時，戰局對日本極端不利，美軍以攻陷沖繩島。美空軍對日本本土的空襲日趨烈，從陸地的 B29 及航空母艦的戰鬥機，日夜不停輪番攻擊。在七月下旬，有一日下午，和喜正往機械工場接洽工作有關事宜，在十餘公尺前，見到雅子從其辦公室出來，此時，和喜隱約聽到轟轟引擎聲，他從工作經驗，立即判斷為敵機。仰望後部天空，果是一群美軍戰鬥機正從雲層俯衝攻擊（機槍掃射），他立即前奔跑抱住雅子逃入右側低窪乾涸水溝，並以其魁偉身體護衛雅子。這時的雅子被機槍聲嚇得魂不附體，全身震顫，只聞機槍，不知誰抱護她。事後起立，方愕然知曉是和喜，「怎麼這麼巧！」她無意識的抱著他哭泣，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從水溝出來觀看，自他站立處數十公尺間，槍彈累累，且有數人傷亡，他倆乃急速幫助處理傷患，目睹那些台灣少年工傷痛流淚，美夢未成，葬身異鄉。這是雅子初次遇到這種驚險的畫面。當時，如非和喜及時抱持躲避，必中彈身亡無疑。雅子回家把今日歷險記，詳告雙親，其父母對和喜的機智勇為，非常感激並致謝不已。「救命恩如嶽，思君情更濃」，雅子自忖：「此情此恩，何以報答！」

雅子重回高座場未滿兩月，日本便投降。戰爭結束後。高座航空場亦隨之解散。和喜很想留在日本唸大學，唯舉目無親，無人資助學費，因此，決定隨隊回台。戰後日本街頭到處是美軍，流行學英語，他乃購書自習英文，並隨機找美國大兵練習會話。

雅子家除其兄陣亡外，未受空襲損害，家產保存如故。有一天，晚餐雅子建議雙親，是否勸導和喜留在日本，完成其求學慾望。經交換意見，吉田家取得共識：（一）長子敏義已陣亡，應接和喜同住，以彌家庭氣氛。（二）和喜是雅子的救命恩人，且聰敏好學，故應報答以助其完成大學學業。（三）戰時台灣少年工對日本貢獻良多，由於他們造「雷電機」，減少空襲災害。吉田家幸能無恙，應謝其功，故應幫助和喜聊表謝忱。

數日後，雅子全家至大和高座工廠工員寮，邀請和喜上街共餐。中餐後，雅子父親傳達家庭成員的共同意願，和喜不願連累他人，謙辭婉謝。無奈吉田全家輪番懇勸，他盛情難卻，求學是他最大願望，於是首肯並致謝。雅子及雙親十分高興，立即往寮舍搬運物品。是晚，吉田家以豐富晚宴迎接新員。

高座工廠的台灣少年工，自組自治團體，交涉船期，等待分批遣返台灣。台灣戰後歸返中國，故一切均已改變。每次同僚回台，和喜必回舊日寮舍歡送他們。他寫了一封長信託同鄉鍾吉雄轉交其父，函中詳述在高座工廠服務及生活情況，戰後留日深造計畫；特別懇求父親善勸母親諒解，因他仍記得離家赴日時母親叮嚀。鍾吉雄回鄉次日即持信訪和喜家，知其父於美機空襲時在田園中彈逝世。其母拆信細讀，閱後沉默良久，自從丈夫逝世後，她虔信佛教，感念佛語中「不念舊惡，以德抱怨，寬宏待人，施捨渡眾」等教誨，徹底改變了過去的思想觀念，故對留日求學的和喜已有新的認識，此後常有信函來往。

和喜受到吉田家妥善禮遇與資助，完成中學教育後考入工業大學專攻機械工程。雅子則女中畢業後，攻讀藥學與護理，取得藥劑師與護理師雙料執照，繼承其母經營西藥局。兩人長期相處，感情益形成熟。

當和喜大學畢業考時接到家書。知母體欠適，即攜女友雅子並帶了一些最新藥材回家省親。這時的劉家，父已逝；弟妹均自己另立家業；母親因平時操勞過度，罹患心臟病及輕度中風。和喜回家後，往祭父墳並決定和雅子長留台灣照顧母病。雅子具有藥學與護理專業知識，凡洗澡換衣、調食服藥、倒尿倒屎，日夜陪伴在側服侍。和喜母對雅子親切溫順十分感動，改變過去對日本人的憎恨，並為和喜的識人眼光和福氣暗自高興。

事經月餘，在一個暴風雨夜，和喜母心臟病突發（狹心症），急救無效。在她逝世前緊握和喜和雅子的手說：「感謝雅子小姐月餘的親切照顧，和喜你真有福，希望你們早日完婚，邇後家事委由和喜全權處理。」

和喜辦完喪事後，宣布：「家產全部由弟妹均分，本人全部放棄。俗云：『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兄弟如手足，希望弟妹能承先啓後，光宗耀祖。」和喜有長者之風，雖初次返台，所作所為頗受村民宗親之尊敬。

數日後，和喜攜雅子懷著無限悲傷重返日本，不久由學校推薦到一家汽車公司擔任工程師，並與雅子完成了婚禮。

一九九三年春，高座航空廠成立五十週年，大和市政府在體育館舉辦盛大紀念大會。日本國會議員、內閣閣員及其他高層官員均參加。昔日返台少年工數千人均由各縣市組團與會。留日本未返者數十名，已在日本各行業中頗有成就，亦各自攜眷赴會，盛況空前。時距半世紀，在舊地重聚，人老地變，和喜在紀念會上寫下感恩詩：「重聚猶憶舊面容，五十載後再相逢，淚痕留處尋故地，未見雷電翺日空。」

和喜獨生女幸子參加了這世紀大盛會，同年又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歡悅之餘，把保坂校長演講及父親口述，參考其他有關資料，撰著成書，請父親題書名。父閱後親題「雷電翺空」，並作詩一首附之。詩云「少懷美夢渡扶桑，處境堪憐少年工，老鳥記尋高座廠，誇功『雷電』保日空。」

後記：在台灣，這批昔時台灣少年工，年已逾或近「古稀」，為發揚「高座精神」，除已有的「留日高座同學聯誼會」外，另外組織留日的「高座老健會」。戰時日本軍方在殖民地台灣大徵童工在高座航空廠製造「雷電機」事，已成為台灣甲午百年一件大事，華視「甲午百年系列」節目特別報導此史實，甚至日人保坂治男本著過去對台灣少年工的關心，向日本首相提出戰後對高座航空廠台灣少年工補償的請願書，引起廣泛的關懷。昔日高座航空廠對台灣少年工為懷年大和市，表示永久的友誼，集資捐建台灣風格的「アズマ屋」（台灣亭）於大和市上章柳的引旭川公園。台灣少年工代表三千餘人與日本代表四百餘人參加贈與式（一九九四、十一、十），可謂很友善的國民外交。

本文為慶祝屏東縣留日高座老健會成立而作